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

卷四十二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四十二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編號

B436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學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袁工革

武進左 杰校正

龍於上巴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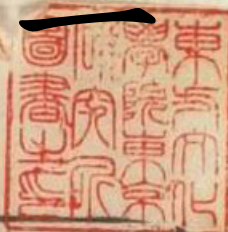
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君

漢高祖

附田儻 盧縮 彭越 陳豨 吳芮



陸漢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685 六九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四十二

謀後周蘇綽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累世二千石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筭術宇文泰召為行臺郎中在官歲餘未見知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為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即為量定惠達入呈泰稱善謂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才泰曰吾亦聞之矣尋除著作佐郎屬泰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



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
乃召綽問具以狀對泰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
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泰益嘉之乃與
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
以政道卧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
之要文泰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達曙不
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即
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
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高歡
遣軍伐魏遣司徒高昂趣上洛竇泰趣潼關歡軍



蒲坂造三浮橋欲渡河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
擒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
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竇泰常為先鋒其下多銳卒
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
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泰同遂併力拒竇泰擒之
於潼關封美陽縣伯十一年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
著作兼司農卿泰方欲革易時政務弘強國富人
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
屯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脩
心曰理人之本莫若守宰之重也凡理人之體當先

理已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是以理人之要在於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人則彼下人孰不從化是以稱理人之本先在理心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

則質直化於澆僞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敦和之俗自古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凡謂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扇之以淳風示之以朴素使百姓疊疊日遷於善邪僞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讓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其三盡地利曰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人無問少長但能操持

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仰種既勻
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
悉力男女併功若揚湯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
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
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
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單劣之戶及無
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
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菓藝其蔬菜修其園圃畜育
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為政不欲過
碎碎則人繁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入怠善為政者

必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其曰擢賢良曰

縣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
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夫但
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
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
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偽若門資之中而
得賢良是則策騏驎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
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
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為
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飾畫朽木悅自

一
時不可以克椽榱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
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廩養而爲卿相則伊
尹傳說是也而况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
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於公卿之胄
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
不善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
此乃未之思也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
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
或授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然善官
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克善人易克則事

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
有得失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人殷事廣尚能克濟
况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爲少如聞在下州郡
尚有兼假擾亂細人甚爲無理諸此輩悉宜罷黜無
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
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正長者
理人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
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
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
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恤獄訟曰

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爲善情則爲惡
善惡既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怨止而善勸賞罰
不中則人無所指手足而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
之特加戒慎者欲使察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
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而遠明大教使獲罪者知
歸此則善之上者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
識推理求情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
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
暴同人木石專用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
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先王之制曰

與其害善寧其利淫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誅
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殺
人也但云爲吏寧酷可免後患夫人者天地之貴物
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
陷刑戮者將恐徃徃而有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
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人甚也凡百宰守
可無慎乎若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
孝故爲背道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
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今寇逆未平軍國費
廣雖未遑減省以卹人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怨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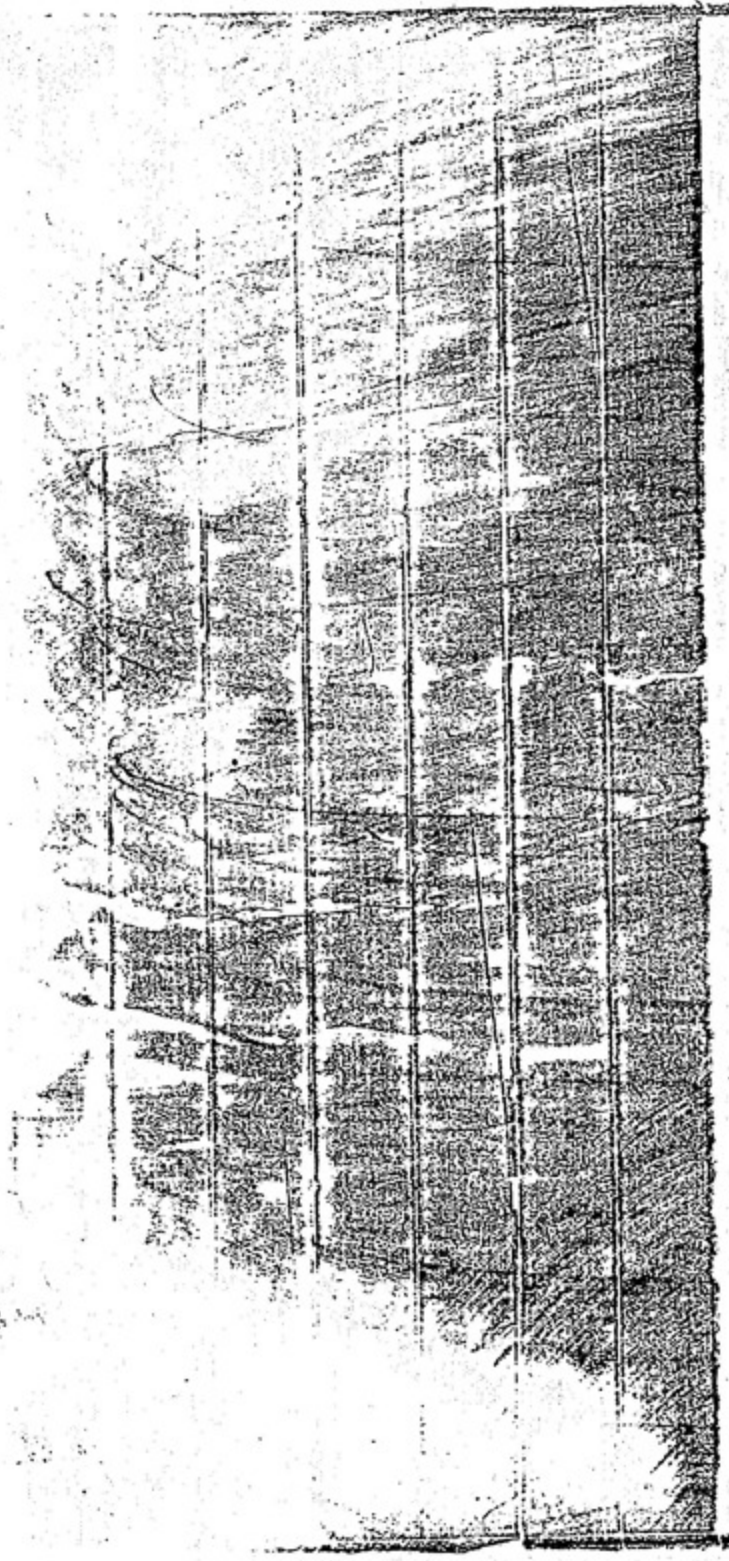
均者不舍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均不易紡紆織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管理絹鄉先事織紆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逼切復恐稽緩以爲已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行所則政和而人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人怨

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卹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宇文泰甚重之常置諸坐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以成俗泰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絙爲大誥奏行之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爲已任博求賢才俊傑共弘政道凡其所薦達皆至大官泰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焉或出游常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



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綽常謂爲國之道當
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
事無巨細皆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
于位時年四十有九泰痛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乃
謂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
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謚又乖
宿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
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
其死也遣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旣操履清白謙
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泰稱善因薦瑤於

朝廷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泰與羣公皆
步送出同州郭外泰親於車後酌酒而言曰尚書一
生爲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
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遠捨吾去柰何因舉聲
慟哭不覺卮墜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泰自
爲祭文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並行於世周明帝二
年以綽配享文帝泰廟庭于威嗣



後梁敬翔

敬翔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少好學
 工書檄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之梁翔同里人王
 發為汴州觀察支使遂往依焉久之發無所薦引翔
 客益窘為人作賤刺傳之中軍朱溫素不知書翔所
 作皆俚俗語溫愛之謂發曰聞君有故人可與俱來
 翔見溫溫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
 諸侯爭戰之事耳溫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為吾用乎
 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乎今
 溫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為館驛巡官溫與



蔡人戰汴郊翔時時為溫謀畫多中溫欣然以謂得
翔之晚動靜輒以問之溫奉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
召翔與李振亦延喜樓勞之拜太府卿初溫常侍殿
上昭宗意衛兵有能擒之者乃佯為鞋結解以顧溫
溫跪而結之而左右無敢動者溫流汗洽背由此稀
復進見昭宗遷洛陽宴崇勳殿酒半起使人召溫入
內殿將有所託溫益懇辭以疾昭宗曰卿不欲來可
使敬翔來溫遽麾翔出翔亦佯醉去溫已破趙匡凝
取荆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為新勝之兵宜持重以
養威溫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

不克而多所亡失溫始大悔恨歸而忿躁殺唐大臣
幾盡然益以翔為可信任梁之篡殺翔之謀為多溫
即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為崇政院以翔為
使遷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翔為人深沈有大畧
從溫用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勤
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溫剛暴難近
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溫意悟多為之
改易溫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尚
讓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貴劉氏猶侍溫出入卧內如
平時翔頗患之劉氏謂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

尚讓皇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地猶爲辱我請從此訣矣翔以溫故謝而止之劉氏車服驕侈別置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効之溫死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思其圖已不欲翔居內職乃以李振代翔爲崇政使拜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已多稱疾未嘗省事末帝卽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梁盡失河北與晉相距楊劉翔曰故時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貔虎之臣猶不得志於晉今晉日益疆梁日益削陛下處深宮之中所與計

事者非其近習則皆親戚之私而望成事乎臣聞晉攻楊劉李亞子負薪渡河以爲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遣賀瓌等將豈足當彼之餘鋒乎臣雖憊矣受國深恩若其多材願得自效巖等以翔爲怨言遂不用其後王彥章敗於中都末帝思召段凝於河上是時梁精兵悉在凝軍疑有異志願望不來末帝遽呼翔曰朕居常忽卿言今急矣勿以爲懟卿其教我我當安歸翔曰臣從先帝三十餘年今雖爲相實朱氏老奴爾事陛下如郎君以臣之心敢有所隱陛下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敵勢已迫欲

史集卷之四十一
後唐
爲陛下謀則小人間之必不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君臣相向慟哭翔與李振俱爲溫所信任莊宗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邀翔欲俱入見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自縊而卒

後唐郭崇韜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爲河東教練使爲人明敏有應對以幹材見稱莊宗爲晉王孟知祥爲中門使崇韜爲副使中門之職參管機要先時吳珙張虔厚等皆以中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爲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

然之遂敗契丹莊宗卽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密使
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
登壘望見彥章爲重塹以絕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
其心矣其欲持久以弊我也卽引短兵出戰爲彥章
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
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
耳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
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旣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板築
之功難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來
下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將數千人夜行

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壘成
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彥章
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
大破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卧內
盡得梁虛實是時莊宗軍朝城段凝軍臨河唐自失
德勝梁兵日掠澶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
入于梁契丹復犯幽涿又聞延孝言梁方召諸鎮兵
欲大舉唐諸將皆憂惑以謂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
以問諸將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
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爲界與梁約罷兵毋相

攻庶幾以爲後圖莊宗不悅退卧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况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畢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去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歛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桑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州疾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

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况成筭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卽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揚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已任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初崇韜與宦官馬紹宏俱爲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卽位二人當爲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已

上乃以張若翰為樞密使紹宏為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韜因置內勾使以紹宏領之凡天下錢穀出入于租庸者皆經內勾既而文薄繁多州縣為弊遽罷其事紹宏尤側目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與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能自安平崇韜曰奈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為皇后而後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

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為天下所悅雖有讒間其助乎崇韜以為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為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即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自上斬祛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燕于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內臣而并辭鎮陽優詔不允崇韜又曰臣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而約曰事

了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憊矣願乞身
如約莊宗召崇韜謂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
去欲捨朕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
行之李嗣源爲成德軍節度使徙崇韜忠武崇韜因
自陳權位已極言甚懇至莊宗曰豈可朕居天下之
尊使卿無尺寸之地崇韜辭不已遂罷其命仍爲侍
中樞密使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
流死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樓避暑宦官
進曰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閣百數今大
內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

一樓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曰郭崇韜眉頭
不伸嘗爲租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莊
宗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
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陰廣廈不勝其
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
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
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
終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
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河南縣令羅貫
爲人強直頗爲崇韜所知貫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

託宦官伶人所求請書積几案一不以報皆以示
崇韜崇韜數以爲言宦官伶人由此切齒河南自故
唐時張全義爲尹縣令多出其門全義斲養畜之及
貫爲之於全義無所屈縣民恃全義爲不法者皆按
誅之全義大怒嘗使人告劉后從容爲白貫事而左
右日夜共攻其短莊宗未有以發皇太后崩葬坤陵
陵在壽安莊宗幸陵作所而道路泥塗橋壞莊宗止
輿問誰主者宦官曰屬河南因亟召貫貫至對曰臣
初不奉詔請詰主者莊宗曰爾之所部復問何人卽
貫獄吏榜掠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

曰貫罪無佗橋道不脩法不當死莊宗怒曰太后靈
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朋黨
也崇韜曰貫雖有罪當具獄行法于有司陛下以萬
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人言陛下用法不公臣等
之過也莊宗曰貫公所愛任公裁處因起入宮崇韜
隨之論不已莊宗自盟殿門崇韜不得入貫卒見殺
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爲總管當行而崇韜以
讒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爲患北邊
非總管不可禦魏王繼及國之儲副而大功未立且
親王爲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及小子豈任大事

公爲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矣無以
易卿也乃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
使軍政皆決崇韜唐軍入蜀所遇迎降王衍第宗弼
陰送款于崇韜求爲西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度使
許之軍至成都宗弼逃衍于西悉取衍嬪妓珍寶奉
崇韜及其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
鎮蜀繼岌頗疑崇韜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
及其弟宗渥宗勳沒其家財蜀人大恐崇韜素嫉宦
官嘗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俟主上
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騎繼岌

李從襲等可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
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
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構之
從襲謂延嗣曰魏王太子也主上萬福而郭公專權
如是郭廷誨擁徒出入日與軍中驍將蜀土豪傑狎
飲指天畫地近聞白其父請表已爲蜀帥又言蜀地
富饒大人宜善自爲謀今諸軍將校皆郭氏之黨王
寄身於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
因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劉后后泣訴於帝請早
救繼岌之死前此帝聞蜀人請崇韜爲帥已不平至

是聞延嗣之言不能無疑延嗣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二百九十一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角象二萬文錦綾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此耶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及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將行密語之曰聞郭崇韜有異志卿到為朕誅之知祥曰豈韜國之勲舊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無他志則遣還帝許之知祥發洛陽帝尋復遣衣庫使馬彥珩馳詣成都觀崇韜去就如奉詔班師

則已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彥珩見皇后說之曰臣向見延嗣言蜀中事勢憂在朝夕今上當斷不斷夫成敗之機間不容髮安能緩急稟命於三千里外乎皇后復言於帝帝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遽爾果決皇后不得請遂自為教與繼岌令殺崇韜知祥行至石壕彥珩夜扣門宣詔促知祥赴鎮知祥竊歎曰亂將作矣乃晝夜兼行河中節度使李繼麟自恃與帝故舊且有功帝待之厚昔諸伶宦求勾無厭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閱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

起以爲討已故驚懼閱兵自衛又曰崇韜所以敢屈
疆於蜀者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故也繼麟聞之懼
欲身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寡侍中功高
於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至誠則讒人獲
罪矣繼麟入朝魏王繼岌將發成都令任圜權知留
事以俟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是日馬瑋至以皇
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垂發彼無釁豈安可爲此
負心事公輩勿復言且主上無救獨以皇后教殺招
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曰既有此迹萬一崇韜聞之
中途爲變益不可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

從之甲子旦從襲以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
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搥碎其首并殺
其子廷誨廷信外人猶未之知都統推官滄陽李崧
謂繼岌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敕旨擅殺大將大
王柰何行此危事獨不能忍之至洛陽耶繼岌曰公
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召書吏數人登樓去梯矯爲
敕書用蠟印宣之軍中粗定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
死于蜀餘皆見殺其破蜀所得皆籍沒明宗卽位詔
許歸葬以其太原故宅賜其一孫當崇韜用事自宰
相豆盧革韋悅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弘革卽因佗

事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以其姓郭因以爲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爲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爲笑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畧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所藏圖書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1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中國書局



後唐安重誨

安重誨應州人少事明宗爲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以爲中門使及兵變于魏所與謀議大計皆重誨與霍彥威決之明宗卽位以爲樞密使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重誨自爲中門使已見親信而以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皆所參決其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力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釁所生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其可哀者也重誨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其前導重誨怒卽臺門斬延而



後奏是時隨駕廳子軍士桑弘遷毆傷相州錄事參軍親從兵馬使安虔走馬衝宰相前導弘遷罪死虔決杖而已重誨已斬延乃降敕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敢言者宰相任圜判三司以其職事與重誨爭不能得圜怒辭疾退居于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圜而後白誣圜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重誨恐天下議已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下詔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莖

五德重誨視之曰僞也答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

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毋得獻鷹

鷄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却之矣重誨出明宗陰遣

人取之以入他日按鷹于西郊戒左右無使重誨知

也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爲遂却而

不白明宗爲人雖寬厚然其性夷狄果於殺人馬牧

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

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

因得減死明宗遣回鶻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

泉縣縣素僻無驛馬其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

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爲言知章乃得不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也重誨旣以天下爲已任遂欲內爲社稷之計而外制諸侯之疆然其輕信韓攻之譖而絕錢鏐之臣徒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巖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騷動師旅並興如投膏止火適足速之此所謂獨見之慮禍釁所生也錢鏐據有兩浙號兼吳越而王自梁及莊宗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之而已明宗卽位鏐遣使朝京師寓書重誨其禮愆重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嬖吏韓攻副供奉官烏

昭遇復使於鏐而攻恃重誨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爲辱國固止之及攻還返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削奪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絕於唐矣潞王從珂爲河中節度使重誨以謂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爲國家患乃欲陰圖之從珂閱馬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閉城以叛從珂遣人謂彥溫曰我遇汝厚何苦而反邪報曰彥溫非叛也得樞院宣請公趣歸朝廷耳從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疑其事欲究其所以乃

遣殿直都知范溫以金帶襲衣金鞍勒馬賜彥溫拜
彥溫絳州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不得
已乃遣侍衛指揮使藥彥稠率兵討之而戒曰爲我
生致彥溫吾將自訊其事彥稠攻破河中希重誨旨
斬彥溫以滅口重誨率羣臣稱賀明宗大怒曰朕家
事不了卿等不合致賀從珂罷鎮居清化里第重誨
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法明
宗怒曰吾兒爲姦人所中事未辯明公等出此言是
不欲容吾兒人間邪趙鳳因言春秋責帥之義所以
勵爲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等惶恐而退居

數日道等又以爲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佗明日重誨
乃自論列明宗曰公欲如何處置我卽從公重誨曰
此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爲
小校時衣食不能自足此兒爲我擔石灰拾馬糞以
相養活今貴爲天子獨不能庇之耶使其杜門私第
亦何與公事重誨由是不復敢言孟知祥鎮西川董
璋鎮東川二人皆有異志重誨每事裁抑務制其姦
心凡兩川守將更代多用已所親信必以精兵從之
漸令分戍諸州以虞緩急二人覺以爲圖已益不自
安旣而遣李嚴爲西川監軍知祥大怒卽日斬嚴又

分閩州為保寧軍以李仁矩為節度使且削其地璋以兵攻殺仁矩二人遂皆反唐兵戍蜀者積三萬人其後知祥殺璋兼據兩川而唐之精兵皆陷蜀初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以伐吳而明宗難之其後戶部尚書李璘得吳謀者言徐知誥欲舉吳國以稱藩願得安公一言以為信璘即引謀者見重誨重誨喜以為然乃以玉帶與謀者使遺知誥為信其直千緡初不以上聞其後逾年知誥之問不至始奏貶璘行軍司馬已而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李虔徽語其客邊彥溫云重誨

私募士卒繕治兵器欲自伐吳又與相者交私明宗目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明宗初頗疑之大臣左右皆為之辯既而少解始告重誨以彥溫之言因廷詰彥溫具伏其詐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彥溫行德儉皆坐族誅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慰之曰事已辨慎無措之曾中重誨論請不已明宗怒曰放卿去朕不患無人顧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趣馮道等議代重誨者馮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紓其禍也趙鳳呂為大臣不可輕動遂以范延光為樞密使而重誨居職如故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而川路險

阻糧運甚難每費一石而致一斗關西民苦輸
送往往亡聚山林爲盜或明宗謂重誨曰事勢如此
吾當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乃請行關西之人聞
重誨來皆已恐動而重誨日馳數百里遠近驚駭督
趣糧運日夜不絕擊踣道路者不可勝數重誨過鳳
翔節度使朱弘昭延之寢室使其妻子奉事左右甚
謹重誨酒酣爲弘昭言昨被讒構繼以不自全賴人主
聖明得保家族因感歎泣下重誨上弘昭馳騎上言
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恐其生事而宣徽使孟漢
瓊自行營使還亦言西人震駭之毋以因述重誨過惡

重誨行至三泉被召還過鳳翔弘昭拒而不納重誨
懼馳趨京師未至拜河中節度使重誨已罷希旨
爭求其過宦者安希倫坐與重誨交私嘗爲重誨陰
伺宮中動息事發棄市重誨益懼因上章告老以太
子太師致仕而以李從章爲河中節度使遣藥彥稠
率兵如河中虞變重誨二子崇緒崇贊宿衛京師聞
制下卽日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二渠安得來已而
曰此非渠意爲人所使耳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
乃械送二子于京師行至陝州下獄明宗又遣翟光
業至河中視重誨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

又遣宦者使于重誨使者見重誨號泣不已重誨問其故使者曰人言公有異志朝廷遣藥彥稠率兵至矣重誨曰吾死未塞責遽勞朝廷興師以重明主之憂光業至從璋率兵圍重誨第入拜于庭重誨降而答拜從璋以搥擊其首重誨妻走抱之而呼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妻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責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絕錢鏐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以爲罪并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重誨得罪知其必死歎曰我國當死但限不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

後晉桑維翰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爲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爲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他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斲則改而他仕卒以進士及第石敬瑭辟爲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敬瑭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爲書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已

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維翰為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敬瑭篡位以維翰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為相州節度使歲餘徙鎮秦寧吐渾白承福為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重違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高祖召維翰使者至臥內謂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胷中得卿此疏計已決矣可無憂也維翰入勸高祖幸鄴都七年高祖在鄴維翰來朝徙鎮晉

昌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為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寢理初李翰為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高祖以為浮薄天福五年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為樞密使復奏置學士而悉用親舊為之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巨萬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其讒之帝欲驟黜維翰大臣劉昫李

崧皆以爲不可卒以玉爲樞密使旣而以爲相維翰
日益見疏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陰遣人白太后請
爲皇弟重睿置師傳帝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以爲
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屯中渡破棗
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
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維
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
翰而終敗於景延廣故自兵興契丹所書檄未嘗不
以此兩人爲言耶律德光犯京師遣張彥澤遺太后
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來而帝以維翰嘗議毋絕

盟而已違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彥澤
而彥澤亦利其賞產維翰狀貌旣異素以威嚴自持
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悍自矜每
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初彥澤入京師左右勸
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爲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耶
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
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耶彥澤股栗不敢
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
猶使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
翰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

史記卷之九十一
維翰
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公當相國使維翰獨死崧慙
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
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
德光至京即使人驗其尸信為縊死乃以尸賜其家
而貲財悉為彥澤所掠

後唐龍敏

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也少在山州攝參軍劉守光
亂敏避之滄州遂客於梁又不調敏素善馮道道為
唐莊宗從事乃潛往依之監軍張承業謂道曰聞子
有客可與俱來道以敏見承業承業辟敏監軍巡官
使掌奏記莊宗即位召拜司門員外郎敏父盛式年
七十餘而其祖父年九十餘皆在朝敏乃求為興唐
尹事祖父以孝聞丁母憂去職稍在禮反逼敏起視
事明宗即位禮鎮滄州敏乃復得居喪服除累拜
兵部侍郎馮贇留守北京辟敏副留守贇入為樞密

使敏拜吏部侍郎是時晉高祖起太原乞兵契丹唐廢帝在懷州趙德鈞父子有異志張敬達屯于晉安勢甚危急廢帝問計從臣敏曰晉所恃者契丹也東丹王失國之君今在京師若以兵送東丹自幽州而入西樓契丹且有內顧之憂何暇助晉晉失契丹大事去矣又謂李懿曰敏燕人也能知德鈞德鈞爲將守城嬰塹篤厲健兒而已使其當大敵奮不顧身非其能也况有異志乎今聞駕前之馬猶有五千願得壯者千匹徒兵千人與勇將郎萬金自平遙公山冒虜而趨官砦且戰且行得其半達則事濟矣懿爲言

之廢帝廢帝莫能用然人皆壯其入言歷晉爲大常卿使于吳越是時使吳越者見吳越王皆下拜敏獨揖之還遷工部侍郎乾祐元年虜發於首卒贈右僕射

後周王朴



後周王朴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樞密使
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隱帝年
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為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
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弘
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周世宗鎮
澶州朴為節度掌書記世宗為開封尹拜朴右拾遺
為推官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
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
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奸於內



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僭大不制而至于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強財足人安將和而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聞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

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心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旣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捲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

風而至惟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強兵
攻之然彼自高平之役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爲邊
患可爲後圖方今兵方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
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
事至於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遷左諫議
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累遷端明殿大學士時世宗
新卽位銳意征伐已撓羣議親敗劉旻於高平歸而
益治兵慨然有二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
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爲君難爲臣不易
論及平邊策不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

用武以謂平定借亂在脩文德以爲先惟翰林
陶穀竇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
謂江淮爲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
益以爲奇引與計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
三年征淮以朴爲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遷樞
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之時外親征
伐而內修法度朴爲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
至於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詔朴校定大曆乃削
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
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曆六

年又詔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爲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朴性剛果又見信於世宗凡所爲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朴留守時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潤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爲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畧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者數四贈侍中

元郝經

郝經字伯常澤州人家世業儒金亡徙順天家貧晝則負薪米爲養暮則讀書居五年爲守帥張柔賈輔所知延爲上客二家藏書皆萬卷經博覽無不通往來燕趙間憲宗二年世祖以皇弟開邸金蓮川召經咨以經國安民之道條上數十事大悅遂留王府是時連兵於宋憲宗入蜀命世祖總統東師經從至濮會有得宋國奏議以獻其言謹邊防守衝要凡七道遂下諸將議經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敗亡之釁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民

凋弊於外經見其危未見其利也王不如脩德布惠
敦族簡賢綏懷遠人控制諸道結盟飾備以待西師
上應天心下繫人望順時而動宋不足圖也世祖以
經儒生愕然曰汝與張柔議亦經對曰經少館柔家
嘗聞其論議此則經臆說耳柔不知也進七道議七
千餘言乃以楊惟中爲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
經爲副將歸德軍先至江上宣布恩信招納降附惟
中欲私還沐經曰與公同受命南征不聞受命還亦
也惟中怒弗聽經率麾下揚旌而南惟中懼謝乃與
經俱行經聞憲宗在蜀師久無功進東師議其畧曰

國家以一旅之衆奮起朔漠幹斗極以圖天下馬
所向無不摧破滅金源并西夏蹂荆襄克成都平大
理躡躒諸夷奄征四海有天下十八盡元魏金源故
地而加多廓然莫與侔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
兵構禍踰二十年何曩時撥取之易而今日圖惟之
難也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術圖并之以力
則不可久久則頓弊而不振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
則僥倖而難成故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或五六年
未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晉
之取吳隋之取陳皆經營此欽十有餘年是以其術

得成而卒能混一或文或武近要之成功各當其可不
妄爲而已國家建極開統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
黎殘姓游氣驚寬虔劉廟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
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弊乎且括兵率賦
朝下令而夕出師躬擐甲胄跋履山川圍國大舉以
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而其術則未
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息師撫民任老成爲輔相
起英特爲將帥平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內治既舉
外禦亦備如其不服姑以文誥拒而不從而後伺隙
觀釁以正天伐自東海至于襄鄧重兵數道聯幟接

武以爲正兵自漢中至于大理輕兵捷出批亢
以爲奇兵帥臣得人師出以律高拱而天下定矣是
而不爲乃於間歲遽爲大舉上下震動兵連禍結底
安于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東師未出則猶有未
然者可不議乎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爲制而不師古
不計師之衆寡地之儉易敵之強弱必合圍把稍獵
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
鷹鷂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戒得兵家之詭道
而長於用奇自澮河之戰乘勝下燕雲遂引兵而去
似無意於取者旣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敗

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爲幹
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爲擣虛之計
自西和徑入石泉威茂以取蜀爲示遠之謀自臨洮
吐蕃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大攻其無備出
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衆首尾萬餘
里欲齧其臍而蔽其目如是用奇乎其初以奇勝也
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故所向
不能禦兵鋒新銳民物稠夥擁而擠之郡邑自潰而
言長於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驟勝今限
以大山深谷阨以重險荐阻迂以危途繚徑我之乘

險以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况於客主
懸蘊蓄情露無虜掠以爲資無俘獲以備役以有限
之險雖有奇謀秘畧無所用之所謂強弩之末不能
射魯縞者也爲今之計西師旣構猝不可解如兩虎
相鬪猝入于巖阻見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
喻使之逡巡自退彼知其危竭國以并命我必其取
無由以自悔兵連禍結何時而已殿下宜遣人稟命
於行在所大軍壓境遣使喻宋示以大信令降名進
幣割地納質彼必受命姑爲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
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殿下之義盡而後進吾師重

慎詳審不為躁輕飄忽為前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
假西師以為奇而用吾正比師南轅先示恩信申其
文移喻以禍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殺不得已而用兵
之意誠意昭著恩信流行然後閱實精勇別為一軍
為帳下之卒舉老成知兵者俾為將帥更直宿衛以
備不虞其餘師眾各畀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師
總統為戰攻之卒其新入部曲曹不知兵雖名為兵
其實役徒者使沿邊進築與敵郡邑犬牙相制為屯
戍之卒推擇單弱究竟逃匿編葺部伍使聞望重臣
為之撫育總押近裏故屯為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

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內外備禦無有缺然則節制以
進既入其境敦陳固列緩為之行彼善於守而吾不
攻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吾
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其長選出入便利之地為久
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民開其生路
以携其心亟肄以疲多方以誤以弊其力兵勢既振
蘊蓄既見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採而遏其糧路
使血脉斷絕各守孤城示不足取即進大兵直抵于
江沿江上下列屯萬竈號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締
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必震疊自起變故蓋彼之

精銳盡在兩淮江面闊越恃其巖阻兵皆柔脆用兵
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我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
風皆潰肱髀不續外內限絕背者不能返而面者不
能禦水陸相擠必爲我乘是兵家所謂避實擊虛者
也如欲存養兵力漸次以進以圖萬全則先荆後淮
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
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嘗有荆襄有淮甸有上流
皆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出襄鄧
直渡漢水造舟爲梁水陸濟師以輕兵綴襄陽絕其
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則重

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出巡叩歸峽以應西師
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卽并兵
大出摧拉荆郢橫潰湘潭以成掎角一軍出壽春乘
其銳氣并取荆山駕淮爲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
而重兵支布於鍾離合肥之間掇拾湖淝奪取關隘
據濡須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於蘄黃徜徉恣肆以
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
之疏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抉
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亘蹈跨長淮鄰
我強對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

厚若遠攻擊則必老師費財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爲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秦直塞海門度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吞江吸海並著威信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爲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勢變或可弭已然之失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會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異併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一者若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

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有之僥倖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萬而爲僥倖之舉乎况彼渡江立國百有餘年君臣輯睦內無禍釁輪廣萬里亦未可小自敗盟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之彷徨百折當我強對未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可蔑視謂秦無人直欲一軍倖而取勝乎秦王問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畀翦以兵六十萬而後舉楚蓋衆用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取也遂會兵渡江圍鄂州圍憲宗崩召諸將屬議經

復進議曰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取不遵養時晦
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舉天下兵力不能取
一城情見勢屈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軍疾疫
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還
不能彼既上流無虞呂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旌
鬪氣自倍南淮之兵盡集白鷺江西之兵盡集隆興
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舶大艦以次而至
伺隙而進如過截於江黃津渡邀遮于大城關口塞
漢東之石門限郢復之湖灤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
入江浙擣其心腹聞臨空又海門已具龍舟則已徒

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無韓世忠之儔且鄂與漢陽
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為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
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泝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
流而下則精兵健櫓突過濟黃未易遏也則亦徒費
人命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
威望復何俟乎今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
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塔察
國王與李行省肱臂相依在於背脅西域諸胡窺覘
關隴隔絕旭烈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立
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起戎心先入

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
脫里赤為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
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
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
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命與張仲一觀
新月城自西南隅萬人敵上可並行大車排棹弗樓
締構重複必不可攻祇有許和而歸耳斷然班師亟
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
許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
騎歸渡淮乘驛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僭

志冰釋瓦解遣一軍逆蒙哥罕靈輿收皇帝璽遣使
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
於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
真金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
矣會宋守帥賈似道亦遣間使請和迺班師明年世
祖即位以經為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
使宋告即位且定和議仍敕沿邊諸將毋鈔掠經入
辭賜蒲萄酒時經有重名平章王文統忌之既行文
統陰屬李璫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至濟南璫以
書止經經以璫書聞于朝而行宋敗璫軍于淮安經

至宿州遣副使劉仁傑請入國日期不報遺書宰相
及淮帥李庭芝庭芝復書果疑經而賈似道方以却
敵為功恐經至謀泄竟館經真州經乃上表宋主曰
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欺兵誤國
又數上書宋主及宰執極陳戰和利害且請入見及
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
不屈經待下素嚴又久羈困下多怨者經諭曰嚮受
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我
終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以待之我觀宋祚
將不久矣居七年從者怒鬪死者數人經獨與六人

處別館又九年丞相伯顏奉詔南伐帝遣禮部尚書
中都海牙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入宋問執行
人之罪宋懼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賈似道之謀
既泄尋亦竄死經歸道病帝敕樞密院及尚醫近侍
迎勞所過父老瞻望流涕明年夏至闕錫燕大庭咨
以政事賞賚有差秋七月卒年五十三官為護喪還
葬謚文忠明年宋平經為人尚氣節為學務有用及
被留思託言垂後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極演
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真觀等書及文集凡數百卷
其文豐蔚豪宕善議論詩多奇崛拘宋十六年從者

皆通於學書佐苟宗道後官至國子祭酒經還之歲
汴中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
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繫臣有
帛書後題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
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其忠誠如此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四十二



